

从淮水之湄到九州之梦

——陆游的淮南印记



九百年前，淮水之湄的一场急雨，催生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。这片寿春故土，不仅是他的诞生地、启蒙处，更埋下了他一生家国情怀的种子，也成了他魂牵梦萦的乡愁。

我的诞生，是淮河上的一场暴雨

“我生急雨暗淮天，出没蛟鼉乱入船。”
“少傅奉诏朝京师，舫船生我淮之湄。”

史书里，我的出生往往只有一行字。但，我想让你看见——那个真正的夜晚。

那日，父亲的官船正溯淮水而上。霎那间，天色忽然如墨浸透，狂风撕开水面，仿佛蛟龙在浪下翻身。暴雨砸在舱顶如战鼓，我的母亲在颠簸中开始阵痛，仆从已经慌乱，稳婆却久久未至，只有淮河的怒吼，一声高过一声。此刻，船只不得不在寿春与正阳关之间的某处河滩草草

靠岸。没有稳婆温暖的双手，没有产房摇曳的烛火，只有湿透的帆索、摇晃的船舱，和舱外一整个狂怒的淮河。

就这样，我在天地最不安宁的时刻，闯入了人间。

多年后，我白发萧疏，却仍然记得——淮之湄，这三个字不止是地名，也是我诗歌里永远回荡的淮水声。

后来，我一生都在渡江。过长江，过黄河，梦里过铁马冰河。每一次舟楫摇荡，都像回到那个雨夜。

我的绝笔， 是淮土上的一腔热忱

我这一生，最是钟爱淮南。襁褓之中，我曾随家人沿淮河、颍河去往中原，未久便逢战乱，又循着原路折返寿春。谁能料到，后来颍河竟成了金人的内河，这成了我毕生的彻肤之痛。

幼时在淮南，常于堂前听父亲与友人纵论国事，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，似汨汨清泉，流进我的血脉，刻入我的骨血。

72岁那年，在淮南为官的长子子虞，为我呈上一幅淮上地图。我独坐灯前，抚着地图上熟悉的河川城郭，想起故土沉沦，不由得涕泪纵横，直到泪水都流尽了。

85岁时，我自知大限将至，写下绝笔诗：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这满腔的家国执念，皆始于淮南那片故土。

（特约通讯员 周强）

我的开蒙，是蹄声下的破碎山河

“细思渭北希高价，终胜淮南消发蒙。”
“死前幸作扶犁叟，免使淮南笑发蒙。”

我降生不过数日，宋金战火便燃遍中原大地。父亲赴河南任职没几日，就遭人诬告，丢了乌纱帽。彼时中原战事愈演愈烈，烽烟滚滚，我们一家在河南已无立足之地，只得一路颠沛流离，辗转去往淮南。因父亲早年在淮为官10余年，早就在寿春置下田产庄园，我和母亲也盼着能在寿春自家田园里，过上一段平静闲适的日子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寿春一住就是3年有余。我从襁褓里嗷嗷待哺的婴孩，渐渐长成了能牙牙学语、蹒跚走路的孩童。父亲看着我，眉眼间褪去了官场失意的愁绪，多了几分柔和。他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该让你读书了。”于是，他为我请来先生，在寿春这片温润的土地上，我人生的启蒙教育，就这样缓缓拉开了序幕。

虽然后来风尘辗转，竟再也未能踏足淮南这片故土，可我笔尖淌过的，仍是寿春田园里那缕拂过书卷的风。

我的逃离，是乱岁中的一程颠沛

“淮边夜闻贼马嘶，跳去不待鸡号旦。”
“家本徙寿春，遭乱建炎初。”
“忆昔寿州归，绍兴初纪元。”

寿春的田园时光太短，短到像一场转瞬即逝的梦。原以为我们能在一片土地上安稳度日，谁曾想中原的局势早已乱作一团。北宋覆灭，高宗登基建立南宋，他带着朝廷南逃，从扬州逃到南京，最后竟偏安杭州，将中原百姓抛在了战火之中。

建炎三年十一月，金兵的铁蹄踏破了寿春的城门，那时我刚满4周岁。那个夜晚，淮河岸

边突然传来金兵战马的嘶吼声，尖锐又刺耳，瞬间撕碎了田园的宁静。父亲脸色大变，连声催促我们收拾行装，不等雄鸡报晓，一家人便仓皇出逃。临行前，母亲将炊饼分发给每个人，攥在手里的饼还带着余温，心里却已是一片冰凉。

一路上，金兵的追兵如影随形，我们只能在荒草丛中匍匐躲藏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逃难的日子里，十天半月不能生火做饭是常事，冰冷的炊饼啃得人牙根发酸，夜里只能枕着枯草，听着远处隐约的马蹄声瑟瑟发抖。不知走了多少个日夜，脚下的路从泥泞的淮南故土，延伸到了浙江的原籍地界，我们才算暂时捡回了一条性命。

